

謫仙記

聽見 violala 跟 wannabe 約了餐敘，阿威整個人都精神起來了。violala 乜了他一眼，沒好氣地說，怎樣，昔日女神，期待再相會是吧。阿威抓著方向盤，不太好意思地搔搔頭，嬉皮笑臉地說，欸唷，你和 dodome 也都是女神啊，只是 wannabe 近水樓台，再說，那是年輕時候的青春夢，未央歌，是不一定要唱完的。妳看，阿寬不都結婚去了。

阿寬是阿威的大學室友，婚後都管他家牽手叫「歐巴桑」。一次在辦公室接電話，拿起手機就這樣一聲，引起女同事圍剿。此後阿寬接到夫人電話，一律改以「愛妃」稱呼。阿威跟他說過，那種稱呼，聽起來還有個正宮另在他處。阿寬說，是的，雖然我肉身已婚，但在心靈深處，永遠保留了一個位置給 wannabe。當時阿寬一面說話，一面左右手開弓抄起兩個三五歲的娃。

阿威忽忽算起認識 wannabe，居然已是十數年前的事了。大展和阿勇他們也從 talnet 開始玩 BBS 的青春少年家，變身為讓領帶招著脖子地每日趕打卡，或是被呼爹喚娘，過著奶瓶與尿布齊飛、淚水共汗滴一色的日子。少數幾個像阿威這般還單身的，也早離了 BBS，什麼「台大椰林風情」、「淡大蛋捲廣場」，這些校園網路 BBS 站的名稱，都成了懷舊記憶，通通被「批踢踢實業坊」給取代了，連記者找新聞都要到那裡去，聲勢強大地甚至給拍成了電影《BBS 鄉民的正義》。十多年前的那班青春黑狗兄，現在頂多偶爾玩玩 facebook，收收 e-mail，逛逛別人的 BLOG。尚未與網路斷了連結的，多半是手拿黑莓機或 i phone，公事不分時地的社會中流砥柱。總而言之，大家都不是最初認識 wannabe 時候的那個模樣了。

但 wannabe 還是。這是阿威與阿寬在臉書連結到 wannabe 以後，頭一件注意到的事。啊！wannabe 還在，還在那裡，沒有被時間摧殘、被生活腐蝕，依舊青春燦爛。縱然使君有婦，但是在虛擬空間看見 wannabe 彷彿時光靜止的容顏，他們依稀看見過去一切尚未崩壞尚有期待的青春自身。

wannabe 來自於 BBS 的帳號。英文的 wannabe 作名詞用的時候，在俚語中有兩個意思，一是希望大家接受他的人；另一是想達到目標、但不一定有希望達到的人；wannabe 作形容詞用的時候，就是想要成為的...。還有一個長得很像的詞，叫做 wannabee，多了一個 e，是對瑪丹娜的模仿崇拜而來，還是有想要成為什麼什麼的意思在。不過，這些都不重要，因為對阿威他們來說，在現實又俗世的意義上，wannabe 是女神！

最初認識 wannabe，是從她的文字開始的。在 BBS 這個電子告示板系統，只要有 DOS 系統就能跑得動的文字空間裡，可以設計暱稱、留言、名片檔、記錄個人情事、發表校園見聞。wannabe 就是在這裡，留下足以讓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文字，展露詠絮才氣，符合一般人對才女的想像與定義，同時深深擄獲他們這幫機械系演藝人員的青春心靈。偶爾落下李清照、聶魯達三兩句，在 BBS 的介面，餵養他們以中西合璧的詩句。當時阿威也假扮地開了一個帳號，叫做 Joyce，雖然一本《都柏林人》短篇小說集也只看完童年時期的前三篇。

他們被稱作機械系演藝人員是後來的事。後來，當同學們開始到工廠實習維修保養組立設計的時候，阿威他們一幫人在劇場演戲、挑劇本樂譜搬吉他，將一齣莎翁《仲夏夜夢》裡頭的精靈神仙，發揮得活靈活現詼諧逗趣。甚至演藝「業餘」還能發展第二專長，阿寬當時的第二專長就是一天到晚約人打麻將，宿舍擺一桌，不賭錢，賭面紙衛生紙。然後在方城之戰後，一幫人風塵僕僕跨上機車，前進幾里外的家樂福，以購物完成諾言的實踐。

比起阿寬在大三之後，漸次回歸機械的航道；阿威更加熱衷，跟文學青年的模樣比較靠近——至少「演」出來的部分真的很像文青。他最愛背誦 wannabe 在 BBS 上寫的短文，然後告訴大家，他從 wannabe 的文章裡，學到如何以數字製造相近諧音、示意表愛的能力，然後在幾次寢室聯誼、社團迎新之後，一一身體力行地作了實驗證明它的有效性與說服力。在扣機普遍、手機還是一隻大黑金剛的鮮見年代裡，堪稱是英勇無敵。

wannabe 一直像則傳說，阿威他們到升上大二那年，才看見本尊的廬山真面目。那是上個世紀末的一場大地震，他們總是無厘頭地慶幸，還好不是下一屆，迎新遇上 921 大震；畢業遇上 SARS 流感。還好還好。他們位在回歸線上的 C 大，挺過了 921 深夜，更地動天搖的是接下來的 1022 白日。那天他們正在考試，一陣晃悠之後，大家都拎著家當奔逃而出，在幾棟建築大樓之間的大道上，他們看見了 wannabe，一時以為被搖進了天堂。wannabe 穿著簡單的 T 恤、牛仔褲，看起來和初演《藍色大門》的桂綸鎂一樣氣質又清新。她和大家一起奔跑到空地上，驚魂未定地回望幾棟系館，手裡還抱著一本《中國歷代散文選》。遠處的化學館，因為這波地牛翻身，炸出雲煙朵朵。阿威遙望著說，這時出現 wannabe，真他媽的適合演一齣〈傾城之戀〉。隔壁寢室的室友大展自化學系館奔逃而出，在操場上相見，氣喘吁吁的說，天搖地動以後藥水翻覆，實驗室爆炸，人都出來了，但是實驗都完了，要等著延畢了。大展的本名其實是鴻圖，只是大家都只愛叫下面兩個字的潛台詞。

就像 wannabe 的本名其實叫做許金枝。聒噪的青春少年家們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，忽然同時沈默了三分鐘，時間恰巧足以讓天使走下人間。之後，他們心照不宣，仍舊照稱 wannabe 以維持心中的繆思形象。

violala 其實也不是真的在跟阿威生氣。而是方才上課上得有些無力。這門課開在下學期的週五早上八點。下學期，就是開學時春寒料峭乍暖還寒時節，期中遇上春雨綿綿，期末梅雨報到，下學期就是如此這般春夏之交的一個時間。週五，師生都應當要休息的前一日，早點趕車去還能確保有座位並且不堵車的一日。下學期的週五再加上早上八點，嗯，前往教室的過程根本就是行路難啊。

學生行路難，老師也是行路難呀，只是這又能與誰說去呢？尤其三年前才剛開開心心地分送喜餅給大家，三年後就告吹搬回娘家。這三年，既是學生又是老師，既是妻子又是媳婦，一時間分飾多角，真是分身乏術，樣樣通樣樣鬆。想到這裡，violala 一隻手掛在黑板上板書的時候，沒來由地忽然想哭了起來。天殺的婚後的柴米油鹽婆媳問題丈夫酗酒，都比初婚時節的喜餅婚紗華麗新房來得有形有色有滋有味。

阿威來接她的時候，她還在氣頭上，跟自己生氣，氣自己沒用，氣教學不順，氣論文難產，氣諾言失守。什麼都是假的，什麼婚禮上的山盟海誓，什麼課本上的金玉良言。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那是孔老夫子的時代。三十立不起來，四十很疑惑才是他們這種人的事實。阿威來時，看她垮著一張臉，打趣笑說，哎呀，以後不能約中午，中午有人就火氣大。violala 怒道，你別跟那些當官的一樣，老人家為了田地被徵收，喝農藥自殺了，還被說，哎唷，那人一直以來都有病痛的啊。或是那些被家暴的女人啊，如果剛好碰巧有憂鬱症，你們男人就沒完沒了，全賴給那些症頭，都是生病的原因，你們永遠都沒有錯。就是有你們這種人，老是亂牽拖。

阿威還是嬉皮笑臉地說，是是是，都是我的錯，改天陪你去看 3D 版的《鐵達尼》解憂解相思好不。violala 看他的酒窩深邃得可愛，不禁笑了。也覺得自己過分認真與神經質了，沒事幹嘛說給懂的人聽，不懂的還是聽不懂，不想聽的也不願懂。阿威再怎麼跟她打哈哈，至少是聽得懂的，只是他從不認真計較而已。這種時候，認真就輸了。真的不懂的該當是她的前夫，從來沒興趣她在看什麼也不知道她在說什麼。他們之間唯一共通的語言是名牌包與高爾

夫，原本還有第三樣，叫做西高地白梗，也就是西莎狗。可愛又嬌貴的西莎狗，在他們驕貴但不可愛的婚姻告吹的前一年，死了。是的，前夫。三十歲不到，violala 已經有了前夫。熱戀兩年，結婚三年，然後說掰掰。接下來迎接她的，已經是三十歲的生日了。所以，有時候，她是多麼羨慕 wannabe，人生走得穩穩當當。大學畢業，教學實習，教師甄試，高中老師。然後在 violala 離婚的這年結婚，先生在調查局上班，夫妻倆的月薪合計將近二十萬。dodome 也不錯，和大學時代的資工系男友，安穩走到頭。壓根兒不像 violala，把人生過得像在搭海盜船。碩士班加博士班，八年修業，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手牽手打退日本人了。課餘在各個學校奔走兼課，扣掉寒暑假，一年只賺九個月，年薪二十來萬，每個月却還被扣補充保費。日子好在有阿威。

文青阿威後來演戲演出了興趣，跨領域唸了文學院，和 violala 一樣，現職大專院校的博士生兼講師。這種雙重身分其實沒什麼特別，台灣大部分的博士生都是如此這般生活著，既當老師又作學生，既教別人又給別人教，既批評別人又被人評鑑，既賺錢又花錢，生活以此維持某種平衡與前進的節奏。阿威特別的是他的夜間生活，他晚上兼差作馬伕。是的，司機馬伕。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接送地點，傍晚的時候，到各個學校接清純的學生妹，午夜的時候，上阿威車的，則變成酒氣與香水齊飛的舞小姐。剛開始的時候，阿威還很難確認，下車與上車的究竟是不是同一個人。這份工作比白天的兼課輕鬆得多也利潤豐厚，只有一個但書：「你敢愛上她們，我就打斷你的腿。」說話的是阿勇。他們是軍中同袍。

基於年紀與體力的考量，阿威在交出碩士論文後，馬上就去服役。也沒什麼時間去考預官預士的，就當大頭兵。新訓的某一天，全連被叫去選兵種了，就剩阿威和阿勇兩個人在營區樹下掃地。阿威留下來掃落葉的原因是超齡，不符合被選擇的規定。落葉掃著掃著挺無聊的，阿威和阿勇攀談起來，問阿勇為何也被留下來掃地，阿勇喔了一聲，然後說，我有前科。阿威低頭繼續掃地，稀稀簌簌嘩啦啦，落葉成堆。他不是害怕畏懼，而是有點惆悵，原來年紀過大和有前科是一個樣。

退伍以後，阿威繼續唸書，也幫忙阿勇的「事業」。日子倒也奇妙維持住基本的收支平衡。幾次白天出入學校兼課，因此結識了 violala。後來阿威告訴她，好在是白天認識你的，如果是傍晚，我就要疑心了。

提到《鐵達尼號》，violala 也想到 wannabe。還有 dodome。2012 年適逢鐵達尼號船難百年；1997 年的《鐵達尼號》電影即將以 3D 版再次上映。那時候，她們仨，十七歲。人在少男少女十五十六時，似乎容易有點維特，少年維特，維特少女。《紅樓夢》裡的林黛玉在維特的年紀，因為肺結核，體弱而淒美。肺病一直是被浪漫化了的，如果這時候得到的是甲狀腺機能亢進，那麼又是另一番故事了。violala 當時就正在病甲狀腺，亢進。甲狀腺機能亢進。

當年寶玉見到黛玉的第一印象被寫道是「淚光點點，嬌喘微微」，在寶玉眼中的黛玉是淚光一片，呼吸不順暢，因而引起他的愛憐。那是肺結核。假如換成是甲狀腺機能亢進的症頭，那麼八字箴言，可能要換成「香汗涇涇，氣喘吁吁」。

violala 就時常呼吸不順暢。每天早晨好容易爬上位在五樓的高中教室，已經是香汗淋漓、上氣不接下氣。她是典型病患，會吃會拉易流汗；但同時她也是非典型病患，不瘦。一百七十公分高，七十公斤。她在穿衣鏡前面轉過來照過去，覺得自己剛剛好，只是體重計的數字不太好看而已。十七歲時候的 wannabe 是這麼跟她說的。剛剛好。

violala 和 wannabe 這兩個體型剛剛好的少女，在十七歲這年碰了頭。時間不太剛剛好，她們比可以維特的時候大了一點。雖然她們跟許多的少女維特一樣，做夢幻想依舊，但多少大的這一點，也讓她們緊張、憂心、開始思考未來。

十七歲剛剛開始的這年，她們一起轉入了社會組。國中時候的理化實驗與地科探索，讓她們對於自然的世界，充滿想像。但是高中數學物理化學三科的現實太可怕，不管怎麼考，分數加起來總是很難超過一百分。

那是 1997 年。1997HK。她們長大一點以後，才知道當年這是塊炙手可熱的車牌號碼。香港一九九七。李碧華筆下的胭脂，會穿越時空前來尋覓愛人。前世郎薄情。

不過 violala 和 wannabee，那時還不認識李碧華。沒想到香港，也沒空管香港。放學單車踏到租書店，她們看的是席娟《交錯時光的愛戀》。一邊看現代女孩穿越時光回到宋代遇見 Mr. Right；一邊忙著在考卷上奮鬥自己的人生。當時愛情還離她們很遠。學校裡，有幾個要好的女孩走在一起，她們只當也就是這樣，好朋友爾爾，沒多想。天知道，那些女孩們的愛情，比起後來她們戀情的時空加總，還要趨近地久天長與地老天荒。

wannabee 和 violala 剛剛從理組轉到文組的時候，最先注意到的就是 dodome，她很特別，特別到有點奇怪的地步，上課時候總是看小說，但是考卷上的成績一切如故，不因心有雜務而略減分毫。明明英文一把罩，發音幾幾是美國腔，可偏偏立志報考中文系，說是日後可以到海外宣揚中華。

三個像是懂很多又像是什麼都不懂的女孩，在高三那年日日作伴，午餐最愛維力炸醬麵，兩三口扒完後舔著筷子討論這該是台灣泡麵界的翹楚，應當宣揚海外。下午三點休息時間，坐在福利社長椅上吃點心，優酪乳加巧克力派。週末騎腳踏車到市立圖書館唸書，下午照舊要出去覓食。路邊燒烤大腸甜不辣，蘿蔔關東煮的貨車小攤，是她們的愛。少女十七時，不知卡路里為何物。

她們在一所教會學校唸書。左鄰右舍連帶教室獎台上，都是女孩。男老師是稀有動物，不論身量高矮體型胖瘦，橫豎都有粉絲。

《鐵達尼號》上映後，violala 開始當粉絲。瘋狂著迷李奧納多·狄卡皮歐。在近似於購物中心的東帝士百貨電影院，wannabe 和 dodome 陪著她，三個人前前後後，一共看了七遍。期待著將來也有人跟自己說「You jump, I jump.」離開電影院後，不忘到樓下商場蒐購李奧納多的劇照。wannabee 還特別買了一本相簿，專輯李奧納多的各式扮相，在明星的炯炯雙眼裡，照見自己的存在，也彷彿看見未來。於是她們決定要減肥，戒除零食改吃蘋果日日多喝水，歷經一番寒徹骨，果在大學迎新之日撲鼻香。

想著想著，violala 覺得該來和 dodome 確認一下時間，人妻的時間難定，她自己曾經是過來人，再清楚不過了。violala 從大包包裡撈尋手機，她總愛大包，什麼都往裡攔，書本化妝包，大包中有小包，包裹著難以名狀的安全感。淘出智慧型手機，violala 滑刷了起來。不知道哪裡看過，再進化後的未來人類，可能食指會特別肥大，因為用得多。滑過智慧型手機的通訊錄，只有 dodome 跟 wannabe 的資料是英文，最久的朋友，早期的手機沒有中文界面，換了幾次手機也換掉幾輪朋友，有些舊人再也沒有進入自己的通訊錄譜系，新人則有了中文定義，不再需要英文字母了。

和 violala 講完電話，dodome 想到忙了一早的家務，自己還沒吃午餐。一早上忙著批改補習班帶回來的作文，頭昏腦脹，閉起眼來看見的都還滿是紅色圈圈。先前教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時候，另外跟學生補充了紅豆詞，寶玉在酒樓

裡心繫黛玉唱起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，**dodome** 自己站在講台上的時候，想到的倒是那改不完的作業考卷滿書桌。

dodome 和 **violala**、**wannabe** 高中同窗一別，大學分在中南部的 S 大、K 大與 C 大的中文系。**violala** 和 **wannabe** 分就了大學與高中的教職，**dodome** 選擇了體制外的路線，在補習班跟各階段的字詞金句奮戰。

好容易結束批改工作，**dodome** 跟著拖鞋就出門了。進入龍翠坊的時候，已經過了午餐的巔峰時間，人客兩兩三三。龍翠坊是家素食小館，以健康蔬食為標榜。本日特餐素牛肉湯白玉麵。在館子的最裡處點餐後，**dodome** 撿了一張靠近入口處的四人桌坐下，一個人她也喜歡大張桌，看書擱雜物，與人保持適度的距離。

dodome 攤開歐陽子的小說翻了起來。當小說成為論文要使用的材料，讀起來就無所謂享受不享受，好看的時候是賺到，不好看的時候也要硬著頭皮一個字一個字啃下去。執教幾年後，夜間重新回到學校讀書，在職專班，正在寫論文。素牛肉麵端上桌，湯頭真有幾分牛肉湯的味道，**dodome** 拿著調羹東張西望，除了幾顆疑似來自豆瓣的黃豆，翻攪不出其他滋味的祕密。眼睛再次飄回歐陽子集，魔女的戀情，素牛肉湯頭，嘖嘖。

背後有人開門，一個高個子男生徑自走向裡邊的櫃台，黑色背包短褲球鞋。點餐結賬，轉過身，與 **dodome** 的眼神交會在空中，停頓三秒鐘。好久不見的張士豪。

「由於你善良開朗又自在，你應該會更帥吧。」《藍色大門》結尾時候的台詞，那是他們分手前看的最後一部電影。張士豪正巧與陳柏霖飾演的角色同名。那是什麼時候的事了？現在的紅角是《我可能不會愛你》的李大仁。

「真沒想到會遇到妳」，張士豪搔搔頭，在 **dodome** 的對面坐下，「結婚了嗎？」外頭可能有點熱，**dodome** 注意到張士豪的耳根有點紅。他想起了什麼呢？看見她，腦海中的畫面會是哪一段？

他們認識的時間好長，但在一起的時間好短暫，短暫到令人質疑，這算在一起嗎？不過在一起這件事究竟該如何定義，隨著時光流逝歲月添增，很多事情愈來愈難以給出確切的答案。**dodome** 和張士豪是 S 大的同學，大一的時候曾經走在一起，一起度過了頭一個情人節後的春天，隨即分道揚鑣。但是畢業前夕的那個春天，兩人又各自和當時的情人告假相聚出遊了幾回。年輕的時候，

喜歡軌道之外的刺激，沒有任何歉意，不覺得該對誰抱歉，甚至私以為是一種對過去情緣未竟的再次演繹，或者告別。

讓張士豪臉紅想起的，究竟是哪一段？

「結婚兩年了。」原來這會是偶遇的舊情人第一個回答的問題。dodome 一邊想著，一邊嚥下那欲葷還素滋味妙不可言的湯頭。

「是唸機械還是企管的那位？」

「資工。」他們果然沒有很熟。

「你呢？」

「應該快了吧。」

「什麼時候開始吃素啦？」他們不約而同說出同樣的問句，然後笑了。十年前他們想像不到的婚姻與養生問題，竟然成為重逢之際的話題。

張士豪的蔬菜湯滷豆包上桌，他們交換素菜，分享著十年來不為彼此知曉的點滴。蔬食簡簡單單，沒有太多的皮裡春秋。原來他們都曾經四處移動，最後又回到陽光常在的生長之地。原來他們的眼睛，都對隱形眼鏡患了七年之癢，所以前後去做了雷射手術。原來他們都為了工作，換了髮型，張士豪不再當披頭四，dodome 的髮色也不再像紅綠燈。

站在櫛翠坊門口分手的時候，陽光焰焰。他們交換了臉書帳號與手機號碼這些新式語言。想那好久好久以前，溝通的語言叫做 BB call，彼時的手機也沒有中文。

兩人笑著說有機會再相見。

本來天下無事。都是電影惹的禍。可偏偏 dodome 回到家的時候，洋片台正播上《愛在黎明破曉時》，搞得 dodome 心神不寧，徑自上網搜尋，連帶著將續集《愛在日落巴黎時》也一併複習過。

dodome 巴不得和 violala 以及 wannabe 的聚會日快快來到，這種天寶舊事，也只有舊人得以分享之。

.

那日 violala 打電話來的時候，wannabe 正在電腦前經營臉書。她有兩個帳號，一個仍是 wannabe，在那裡，她依舊是詠絮才女一如往昔，不因羅敷有夫而異。一個是本名，身為高中班導師，她必須分享、交流，以及監控。

這般遊走於虛實之間，於她，由來已久。她們讀大學後的一年，九二一地震前後，手機開始取代扣機，BBS 從黑白轉為彩色的，數字能傳達的訊息有限，wannabe 自己開了一個版，寫東寫西心事塗鴨，人氣紅不讓。此後在網路虛擬空間中，便以 wannabe 行。其實這跟大家都一樣，通常一口氣在好些個 BBS 站註冊，第一個登記的 ID 或者是最紅的那個帳號，就會成為往後跟著自己的暱稱或是英文名字。後來美女版上傳聞中的中文系美女，被驗明正身，原來正是 wannabe，一下子才貌雙全美譽人氣倍至。時逢明日報新聞台風潮正熾，wannabe 趁勝追擊，開台書寫，圖文並茂，一時訪客留言絡繹不絕。

男人女人們更好奇的是，站在 wannabe 旁邊的會是怎麼樣一個人？他們的疑問沒有維持太久，wannabe 將戀人合照與叨叨絮語並置在同一個欄位裡。沒料到光陰幾日，一女粉絲留言：「啊，原來你也在這裡。」不是驚喜，是錯愕。這粉絲是 wannabe 新聞台的忠實觀眾，每日收看，卻看見自己的男友站在 wannabe 的身邊。wannabe 的愛情宣示忽地成了第三者的鐵的證據。wannabe 倒是沈穩，只是刪掉那張合照。網路虛擬時代的來臨，要更改抽換記憶是何等容易。

明日報新聞台正巧在此時宣告解散。wannabe 索性跟著棄守，專心準備教師甄試。情場失意，倒是考場得意。wannabe 很順利地留守在實習的學校，人生在 25 歲以前，已然就定位。不過幾年下來，真實空間裡的 wannabe 不如虛擬空間裡的活得精彩。眼看著邁入而立三十，便由著家人安排相親，見面交往半年後訂婚，一年結婚，效率十足。

婚後除了婆婆愛盯梢，倒也夫妻相敬如賓衣食無虞如舊。談不上什麼愛情與否，就是生活裡有個伴，日常寒暄好交代。現實空間裡的 wannabe，走在主流價值的秩序裡。婆婆看上的，就是她高中國文老師這個身分。欸我們可不要外文系的，那可能太活潑了。婆婆一回下廚的時候，對著在旁見習的 wannabe 如是說道。婆婆巴不得 wannabe 學上她所有的本領，日日家常晚餐，從料理到擺盤，都像是夜宴。面對 violala 的聚餐之約，wannabe 還沒想好怎麼跟婆婆開口告假。呼，時間靠近的時候再說吧。

「為什麼約素食餐廳？」阿威一面整裝，一面咕噥抱怨。

「wannabe 的婆婆說，吃菜比較容易生男孩。」轉眼間她們已經過了因為怕胖而顧忌吃食的年紀了。wannabe 為生龍子茹素，violala 倒是擔心太瘦顯老而葷素不忌。倒是苦了無肉令人俗的阿威。不過反正當俗人也不差這一夜。

「這樣還好嗎？」violala 轉頭問阿威。過了一個年齡的門檻以後，想頭都完全兩樣了。年輕的時候好做成熟打扮，現在則喜歡可愛路線。她挑了件桃紅色上衣，胸前有隻大兔子，搭著小短蓬裙，頭上是蝴蝶髮圈。阿威對她點點頭，這種可愛扮相還在他可以接受的範圍，不過更重要的是，現在如果不給出肯定的答案，那麼出門的時間就得遙遙盼了。

臨出門的時候，violala 的手機響起。是 wannabe。阿威心想不妙。果不其然，就聽見 violala 驚呼，天啊，怎麼會這樣。

「wannabe 的婆婆說太晚了，不准她出門。」

「算了，也不是第一次了。」阿威先前聽過 violala 提起 wannabe 婚後猶如住在豪華監獄。

「這一次更誇張了！她婆婆覺得結婚都一年了還沒小孩，一定有問題。竟然拿出國中健康教育課本指著射精問 wannabe 她老公有沒有做到這個步驟。」violala 一邊說一邊想起自己的過去式婚姻，嘖嘖，這些婆婆們應當組團交流交流。

「我跟 dodome 說一下。」

趁 violala 去忙，阿威拿出手機滑將起來。wannabe 瞞得真好，在臉書顯影的依舊是女神，亮潔光鮮，日子精彩。

「什麼？妳是說 William？為什麼還要見面？」violala 的聲音有點大。再走過來的時候，顯得有些疲倦有些洩氣。

「dodome 遇見舊情人，說既然都跟老公說出來姊妹聚餐了，就乾脆去演一齣《明年此時》，所以不跟我們一起吃飯了。」William 是張土豪的網路帳號，當時 violala 在瘋李奧納多的時候，英語嚇嚇叫的 dodome 想的是年歲相仿的英國王子威廉。八成是小時候看了平民黛安娜嫁入皇室的婚禮影響，當時 dodome

一逕覺得如果戀愛成功還可以拓展台灣外交。不過看來現在的 **dodome** 對於演出《明年此時》的興頭更大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一齣講外遇的戲。各自己婚的男女主角約好每年相會一次，就這樣維持了二十五年。」 **violala** 曾經很喜歡這個外遇喜劇，記錄愛情走私的二十五回合，其實也眼見歷史社會文化的變遷，超有眼。但那終究是戲阿！

「所以今晚沒事了？那我們出去吃飯，然後去看《鐵達尼》怎麼樣？」阿威當機立斷改弦易轍。

「好。」 **violala** 撥了撥因接聽電話而移動的髮圈，一邊答道。飯總是要吃的，至於電影，那就不必了，人生已經比 3D 還立體了。